

老底嘉 - 第四号

重叠的历史

Jeff Pippenger

2023-09-01

我所指出的一个方面,斯蒂芬·哈斯克尔很可能没有看见,虽然他借着承认那些使这一事实显明的真理而维护了它,就是:在古代以色列末期的历史中,你会同时发现现代以色列的开端与同一历史时期重叠.当基督与许多人确认一周之约(两千五百二十天)的时候,古代以色列正在活出老底嘉的经历,几乎要从主的口中被吐出去.同时,现代以色列正在活出以弗所的经历.古代以色列的老底嘉正在被分散,而现代以色列的以弗所正在被聚集,这一切都发生在同一段历史之中.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是的”,我知道,基督为应验《但以理书》第九章而确认盟约的那一周,从祂受洗开始,以司提反被石头打死结束,并不是字面上的二千五百二十天;但在预言上它确实是,因为在预言中一年等于三百六十天.三百六十天乘以七就是二千五百二十天,而那预言性的一周的“正中央”就是十字架.在预言上,基督把十字架置于这二千五百二十天的预言时期的正中央,从而表明《利未记》二十六章的“七次”是由基督的十字架所确立并维系的.并非偶然的是,怀特姐妹教导说,哈巴谷的两张圣表——1843年和1850年的图表——都把二千五百二十年的预言放在图表的正中央,而且两张图表的图示中十字架都在正中央.

圣经包含了人类必须明白的一切原则,好使人无论在今生还是在将来的生命中都能得以预备妥当.而这些原则人人都能明白.凡怀着欣赏其教训之心的人,读圣经的任何一段经文,都不会读而无所获,总能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思想.但是,圣经最宝贵的教训并不能靠偶尔的或零碎的研读而获得.它伟大的真理体系并不是以使匆忙或粗心的读者就能识别出来的方式呈现的.它的许多宝藏深藏在表面之下,只有通过勤勉的研读和持续的努力才能获得.构成这宏大整体的诸般真理,必须被搜寻出来并聚集起来,“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赛亚书28:10.

“当如此查考并加以汇集时,就会发现它们彼此完全契合.每一本福音书都是对其余几本的补充,每一预言都是对另一预言的解释,每一真理都是另一真理的发展.犹太制度中的预表借着福音得以阐明.神话语中的每一原则各得其所,每一事实各有其意义.而这完整的结构,在设计与实行上,都为其作者作见证.这样的结构,除了那位无限者的心智之外,任何心智都不能构思或造就.”《教育》,123.

除了承认“七教会的每一个阶段都在米勒派的历史以及我们的历史中重演”这一原则以外,早期复临运动还承认另一项重要原则.该原则表明,圣灵使用同一段历史中的“内部”和“外部”预言线来传达真理.米勒认识到这一点,并直接如此教导.他正确地教导说,《启示录》的七印代表与七教会相平行的一段历史;但在那平行的说明中,七印所代表的是同一历史的外部真理,而七教会所代表的是内部真理.Uriah Smith 也论及这一原则,并使用了“内部”和“外部”这两个词;在我看来,这是表达这两条平行线的最佳方式.

启示录第4、5、6章向我们介绍了这些印.在这些印之下所呈现的景象,见于启示录第六章以及第八章第一节.它们显然涵盖了自这一时代开启之初直到基督再来、与教会相关

的事件。

“七个教会呈现了教会的内部历史,而七印则展现了其外部历史中的重大事件。”
尤赖亚·史密斯,《The Biblical Institute》,253.

现在我们将开始探讨七个教会.需要认识到,前两个教会,以及第三和第四个教会,都存在一种“因果”关系,这要求我们把它们一并考虑.士每拿教会代表那些受罗马迫害的人,而以弗所教会则是把福音传遍全世界的教会.

门徒在安提阿首次被称为基督徒.之所以得此名,是因为基督是他们宣讲、教导与言谈的主要主题.他们不断述说祂在地上事奉的那些日子所发生的事迹,那时祂的门徒曾蒙祂亲自与他们同在.他们不知疲倦地反复谈论祂的教训和祂医治的神迹.他们唇颤目含泪,诉说祂在园中所受的痛苦,祂被出卖、受审并被处死;又述说祂以何等的忍耐与谦卑承受仇敌加给祂的羞辱与酷刑,并以像神一般的怜悯为逼迫祂的人祷告.祂的复活与升天,以及祂在天上为堕落的人类作中保的工作,都是他们乐于反复谈论的主题.既然他们所传讲的是基督,并且借着祂向神祷告,外邦人称他们为基督徒,也就理所当然了.

是神赐给他们“基督徒”这个名字.这是一个尊贵的名称,赐给一切归附基督的人.雅各后来论到这名字写道:“富足的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把你们拉到法庭之前吗?他们岂不是亵渎那配得尊崇的名,就是你们所被称呼的名吗?”雅各书2:6、7.彼得又宣称:“若有人因作基督徒而受苦,不要以为羞耻,倒要为此荣耀神.”“你们若因基督的名受辱骂,就有福了;因为荣耀的灵,就是神的灵,安息在你们身上.”彼得前书4:16、14.使徒行传,157.

以弗所教会代表了早期教会,这个早期教会“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而这就是一个总会产生“结果”的“原因”.

是的,凡愿意在基督耶稣里敬虔生活的人,都必受逼迫.提摩太后书 3:12.

以弗所教会的敬虔引发了士每拿教会所代表的逼迫.这两个教会体现了因果关系,结果必先有其因.星期日法危机的逼迫是由怀特姊妹所称的“原始的敬虔”的彰显所引发的.这种敬虔已在过去或原始的历史中得到体现.

尽管信仰和敬虔普遍衰落,这些教会中仍有基督的真门徒.在上帝的审判最终临到地上之前,主的百姓中将出现一种自使徒时代以来未曾见过的原始敬虔的复兴.上帝的灵与能力将倾倒在祂的儿女身上.那时,许多人将从那些让对今世的爱取代对上帝的爱及其话语之爱的教会中分别出来.许多人,无论是牧者还是信徒,都将欣然接受那些伟大的真理;这些真理是上帝在此时促人宣扬的,为祂的再来预备一班子民.灵魂的仇敌想要阻挠这工作;在这样的运动来到之前,他将设法引入一种伪造的运动来加以阻止.在那些他能置于其欺骗权势之下的教会里,他会使人看来好像上帝的特别赐福已倾注其上;那里将显出一种被认为是极大的宗教热忱.成群的人将欢腾,以为上帝正在为他们奇妙地工作,然而那工作其实是另一种灵的作为.披着宗教的外衣,撒但要设法扩大他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大战争》,464.

“末后的日子”的“午夜呼声”,就是该段文字中所指出的“原始的敬虔”的复兴.这是一场发生在一个运动中的复兴,而不是在一个教会里的复兴.怀特姊妹用来描述这场复兴的历史,是“使徒时代”的历史,其代表是以弗所教会.那场复兴将带来“逼迫”.

“许多人将被关押,许多人将为保性命从城市和城镇逃离,还有许多人将因坚持捍卫真理,为基督的缘故而殉道.”《精选信息》第三册,397.

下一段中的“基督在地上的生平”代表以弗所教会的开端,但它也预表世界末了时老底嘉时期复临运动的历史.

“‘公平转而退后,公义远远站立;因为真理仆倒在街上,正直不得进入.是的,真理失落;离恶的人反成掠物.’以赛亚书59:14、15.这在基督在地上的生活中得以应验.他忠于上帝的诫命,把那些被抬举来取代诫命的人为传统和要求搁置一旁.因此,他遭人憎恨并受逼迫.这段历史正在重演.”《基督比喻的教训》,170.

以弗所所代表的经历与老底嘉所代表的经历是同时发生的.好争辩的犹太人是古代以色列的老底嘉人,而基督及其门徒则是现代以色列的以弗所人.施洗约翰引领了以弗所教会的出现,他代表“末后的日子”的教会,而这教会遭到老底嘉人的反对;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其实并不是.

“施洗约翰的工作,以及那些在末后的日子里带着以利亚的心志和能力出去,使百姓从冷漠中醒起之人的工作,在许多方面是相同的.他的工作是这一时代必须完成的工作的一个预表.基督将要第二次降临,以公义审判世界.奉托向世界传最后警告信息的神的使者,必须为基督的第二次降临预备道路,正如约翰为他第一次降临预备道路一样.在这预备的工作中,‘一切山谷都要被抬高,大山小山都要被削平;弯曲的要变为正直,崎岖的要成为平坦’,因为历史将要重演,并且再一次,‘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華亲口说的.’”《南方守望者》,1905年3月21日.

以弗所是“原因”,士每拿是“结果”.别迦摩和推雅推喇也代表一种因果关系.别迦摩是妥协的教会,它通过把基督教与异教混合而败坏了基督教.当基督教会接受“异教的偶像崇拜可以在教会内部共存”这一前提时,它就堕落了.君士坦丁皇帝是那段妥协历史的象征,他在预言中的角色,是在教皇制度显露之前,促成真正的基督教发生背道.

不要让任何人用任何方式迷惑你们;因为那日子以前,必须先有离道反教的事,并且那不法之人显露出来,就是沉沦之子.他是那敌挡并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或受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显明自己就是神.

你们不记得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过你们吗?

现在你们也知道有什么在拦阻,使他到了时候才得以显露.

因为不法的奥秘已经在运行了,只是现在还有那位拦阻者,他还要拦阻,直到他被挪开.

然后那不法的人就要显露出来;主必用口中的气消灭他,又用他降临的荣光毁灭他.

帖撒罗尼迦后书 2:3-8.

别迦摩教会是“因”,推雅推喇教会是“果”.先知但以理常常描绘异教让位于教皇制的历史,而保罗所指出、在教皇制度建立之前的那场离道反教,则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中有所论及.

因为基提的船只要来攻击他,所以他就忧愁而回,并向圣约发怒;他必照样行;他甚至要再回来,与离弃圣约的人通谋.并且,必有军队站在他一边,他们要污秽那坚固的圣所,除掉常献的燔祭,并设立那使荒凉的可憎之物.但以理书 11:30-31.

在教皇权势显现在历史之中之前就背道的妥协之教会,被但以理称为“离弃圣约的人”.他们离弃圣约之后,教皇权势,即但以理所称的“使地荒凉的可憎之物”,便登上了地上的宝座.怀爱伦姊妹说“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预言几乎已经完全应验”,藉此指认了该章最后六节经文.最后六节是但以理书十一章的最终应验;她也教导说,那些末后经文所代表的历史,乃由但以理书11:30-36所预表,而该段经文指出了由别迦摩与推雅推喇所代表的历史性的“因果关系”.

“

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艰难的时期就在我们面前.战争的气息正激荡全球.预言中所说的患难景象很快就会出现.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预言几乎已经完全应验.许多为应验这预言而发生的历史将会重演.

在第三十节中,提到了一种势力,‘引用第30至第36节.’

类似于这些话中所描述的场景将会发生.«手稿发布»,第13号,394.

别迦摩与推雅推喇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以弗所与士每拿之间的因果关系,都将在“末后的日子”被重演.美国的新教徒将与偶像崇拜妥协,正如别迦摩所代表的那样(偶像崇拜的首要标志是敬拜太阳);当他们背道时,就为那不法之人再次按着预言被显明预备了道路.当背道以及把教皇制推上宝座的情形重演之时,神也将同时兴起一间以以弗所为代表的教会,把«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信息传给全世界,而由士每拿所代表的逼迫也将重演.

在我们先考察这样一个真理之后,我将讨论最后三个教会:启示录的前四印是一条外在的真理线,它与由前四个教会所代表的内在真理线并行.如前所述,Uriah Smith 是这样说的:

“七个教会呈现了教会的内部历史,而七印则展现了其外部历史中的重大事件.”
尤赖亚·史密斯,«The Biblical Institute»,253.

我们已经表明,头四个教会体现了两种“因果”关系,而且这些关系会在“末后的日子”重演.根据复临运动的先驱,更重要的是根据上帝话语的权威,这四段教会的内部历史应当有与之平行的外部历史,由前四印所代表.第一印和第二印呼应以弗所与士每拿的相同特征,但用一匹白马来代表把基督教传到世界的工作.它代表教会的对外工作,而第二印则以一匹红马代表士每拿的血洗.

我看见羔羊揭开其中一个印的时候,我听见四个活物中的一个发出仿佛雷鸣般的声音,说:“来,观看.”我就看见:看哪,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拿着弓,并且有一顶冠冕赐给他;他出去征服,并且继续征服.他揭开第二个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来,观看.”于是出来了另一匹马,是红色的;骑在上面的得了权柄,可以从地上夺去和平,使人彼此相杀;又赐给他一把大刀.启示录6:1-4.

«撒迦利亚书»包含几处经文,直接指明«启示录»前四印所代表的四匹马.在第十章的其中一处经文中,撒迦利亚指出,当“晚雨”倾降时,“犹大家的群羊”,也就是神的“家”,将被变成“他在战场上的华美骏马”.

你们要在晚雨的时候向耶和华求雨;耶和华必兴起明亮的云彩,降下阵雨,使各人田间有草.因为偶像说的是虚妄,占卜者所见的是谎言,又述说虚假的梦;他们的安慰是徒然的.因此众人像羊群一样流离,他们受困扰,因为没有牧人.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也惩罚公山羊;因为万军之耶和华眷顾他的群羊,就是犹大家,使他们如他在战场上的华美战马.撒迦利亚书10:1-3.

怀爱伦多次指出,五旬节圣灵的浇灌预表现正降下的晚雨.五旬节为世界所做的工作由以弗所教会所代表,而以弗所引发了由士每拿所代表的逼迫,约翰把这逼迫描绘为第二印的“红马”.前两个印与前两个教会并行,它们说明“末后的日子”,也就是晚雨正在倾降的时候.

预言之灵也选取了第三印的结束与第四印的开始,从而将二者(因果关系)联系在一起;并且在这样做时,她把所代表的历史视为既存在于她的时代,也存在于“末后的日子”。

今天所见的,正是启示录6:6-8所代表的同样的精神.历史将要重演.已经发生过的事还会再次发生.«文稿发布»,第9卷,7.

在怀特姐妹的个人史中(写于1898年),那种为教皇制度再次登上宝座铺平道路的妥协精神早已存在并且兴盛,因为自1844年春天拒绝第一位天使的信息而开端的新教背道,早在(1863年)就已经开始侵蚀新教复临主义的角。

别迦摩的妥协在第三印中被描绘为一“对”天平.两副用以度量的天平,代表不诚实的衡量.第三印引向第四印,第四印以一匹象征“死亡”的“苍马”为表征,从而代表在黑暗时代里教皇权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人.“阴间”紧随教皇权的苍马之后.第三印与第四印的历史,与别迦摩和推雅推喇诸教会的历史并行.君士坦丁的妥协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妥协的精神在怀爱伦姐妹的个人历史中已经在活动,正如在保罗的时候一样,他说:“那不法的奥秘已经发动.”在教皇权登位之前的背道向来是一段渐进的历史,而且“历史将要重演;从前有过的,还要再有.”

我听见在四活物中间有声音说:一枚钱币买一升麦子,一枚钱币买三升大麦;但不可损害油和酒.当他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的声音说:来,来看!我就观看,只见一匹苍白的马;骑在马上那位名叫“死亡”,阴间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在地上四分之一的范围内,用刀剑、饥荒、死亡和地上的野兽去杀害人.启示录 6:6-8.

詹姆斯·怀特在七个教会和七印中指出了另一个预言上的异常现象.他认为,前四个教会与后三个教会之间存在一种有意的区分,而且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前四印与后三印之间.

就它们在涵盖相同时期方面能够彼此对照的范围而言,我们已经追溯了这些教会、诸印以及那些兽(或活物).印共有七个,兽却只有四个.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当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印开启时,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个兽被听见说“来看看”;但当第五、第六、第七印开启时,却听不见这样的声音.同样,后三个教会与后三个印,也并不像前四个教会与前四个印那样,可以彼此对应为涵盖相同时期.不过,正如我们所示,教会、诸印与诸兽在将近一千八百年的时间里确实彼此相合,作为涵盖相同时期的对应,一直延续到距离现今仅五十余年之内.詹姆斯·怀特,«评论与先驱»,1857年2月12日.

James White 并未指出同样的模式也出现在诸号中,但事实确实如此.前四个号仍是号,而后三个号则是三样祸灾.前四个号代表上帝因君士坦丁在公元321年颁布的星期日法令而对异教罗马施行的审判,而后三个号的三样祸灾则代表伊斯兰教.前两个号的祸灾是针对教皇罗马在538年颁布的星期日法令而来的审判,第三个号的祸灾则是针对即将在不久的将来到来的星期日法令危机.

约瑟夫·贝茨采用先驱们对最后三个教会的理解,将其作为一个单一的象征,用来描述米勒派时期的三个同时代教会.文中所有的强调均为贝茨所加.

在全地之内,主说:三分之二的人必被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神说,他要使这三分之一经火,熬炼他们.他们要求告他的名,他必应允他们.他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華是我们的神.”第一部分:撒狄,名义教会,或巴比伦.第二部分:老底嘉,名义上的复临信徒.第三部分:非拉铁非,地上唯一真实的神的教会,因为他们将被提到神

的城.启示录 3:12;希伯来书 12:22-24.我奉耶稣的名再次劝勉你们,像从所多玛和蛾摩拉逃出来一样,逃离老底嘉人.他们的教训虚假而迷惑人,并导致彻底的毁灭.死亡!死亡!! *永远的死亡!!! 正紧追在他们后面.要记念罗得的妻子.约瑟夫·贝茨,《评论与先驱》,第1卷,1850年11月.

在米勒派历史中,撒狄是那间有名号自称活着,却是死的教会.

你要写信给在撒狄的教会的使者: 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你有名说是活着,其实是死的.启示录3:1.

上帝的子民总有一个名称.从以弗所到别迦摩这段历史时期,他们的名称是“基督徒”.在教皇统治时期,他们的名称是“旷野中的教会”.自“晨星”约翰·威克里夫出现以后,他们的名称是“新教徒”.到了1798年的末时,新教徒已经开始回到与罗马的共融之中.那时所需要的,只是一场考验,以显明尽管他们自称的名号如何,他们已经不再是被拣选的教会.到1844年春天,他们临到了那场考验,这考验将显明他们已不再是承载基督之约名的教会.以利亚的故事为此事实提供了非常详尽的第二个见证.当他们显明出自己的真实品格时,米勒派起初很难认出新教徒已经表明自己成了巴比伦的众女儿.但米勒派最终确实这样做了,并开始呼召人们离开那些堕落的教会,以应验第二位天使的信息.随后又有一道考验,要使米勒派显明他们自己的品格.他们是非拉铁非人,还是老底嘉人?

非拉铁非的信徒跟随基督进入至圣所,而那些拒绝这样做的米勒派信徒则显出老底嘉的特性.因此,我们找到了贝茨把这三间教会认定为同一历史时期的同时代者的逻辑依据.那段历史是在十童女比喻的预言结构之内得以应验的,而启示告诉我们,这个比喻过去已经,并且将来还要丝毫不差地应验.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中十个童女的比喻,也说明了复临信徒的经验.《善恶之争》,第393页.

“我常被提醒注意十个童女的比喻,其中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这个比喻已经并将要一字不差地应验,因为它对现今这个时期有特别的适用性,并且像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一样,已经应验,并将继续作为现时的真理,直到时间的结束.” 《Review and Herald》,1890年8月19日.

最后三个教会中,米勒派运动之外的人由撒狄所代表,而运动之内的人则由非拉铁非或老底嘉所代表.这三个教会记载在《启示录》第三章,前四个教会则在第二章.因此,当怀爱伦姐妹提及《启示录》第三章的历史时,她所指的正是约瑟·贝茨刚刚所认定的同样那些教会.

“哦,何等的描写! 有多少人正处在这种可怕的光景中.我郑重恳请每一位传道人殷勤研读《启示录》第三章,因为其中描绘了末后的日子里所存在的情形.要仔细查考本章的每一节,因为借着这些话,耶稣正在对你说话.” 《手稿发布》,第18卷,193.

米勒派历史中的三间同时代的教会将在复临运动的末期重演.约瑟·贝茨辨识了米勒派时期的动态,并将撒狄视为“巴比伦的众女儿”,而这正是第二位天使信息的对象.他所针对的是,那些在1844年10月22日跟随基督进入至圣所的“小群”,与那些拒绝从圣所出来之人之间的争战.他试图把老底嘉人从他们所接受的黑暗中呼召出来,而他们那种老底嘉式的盲目,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威廉·米勒在老底嘉运动中担任了领袖地位.这正是给非拉铁非教会的信息中所指出的同样的争战.

看哪,那些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乃是说谎的,是撒但会堂里的人;看哪,我要使他们来到你脚下下拜,并且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启示录 3:9.

宗教危机一向会像大失望时那样,产生两类敬拜者.新教的衣钵刚从撒狄被取去,因为他们回到罗马教会,正式成为罗马的女儿.随后这衣钵由米勒派复临运动承接,但不久的一场考验就会使两类自称为“小群”的人显明出来:真羊群与假羊群.贝茨代表那跟随基督进入至圣所的小群.他的争战对象是那些自称为小群的老底嘉人.作为非拉铁非的信徒,贝茨的争战是与“撒但一会”较量——那是一群自称是神子民、却说谎并不是犹太人的人.

当这个比喻在复临运动结束之时最后一次应验时,将会有一群蒙拣选的立约子民,他们在1989年的末时被越过——正如基督降生(在那段预言历史中所代表的末时)时犹太领袖被越过一样.

当基督的历史来到凯旋进入耶路撒冷之时,米勒派时代的“午夜呼声”的历史就被预表出来.启示一再把十字架的路标与1844年的“大失望”相对应.

犹太代表了基督那段历史中的老底嘉人,而使徒则是非拉铁非人.在十字架之后的三年半里,由贝茨所代表的非拉铁非人试图呼召老底嘉人从一个由门徒加略人犹大所代表的堕落教会中出来.

1989年,先前被拣选立约的子民拒绝了被开启的亮光,而被越过.2020年7月18日的第一次失望来到时,考验的过程便在那些先前看似属于同一运动的人中间开始了.然而,一类是老底嘉的,另一类是非拉铁非的.正如犹太在十字架之前三次与公会立约要出卖基督一样,2001年9月11日之后历史中的老底嘉人将已经错失三次悔改的机会.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时,将会像犹太吊死在树上一样确实地显明,老底嘉人与非拉铁非人是分开的.稗子与麦子分开是在收割的时候.我们正迅速接近那次收割.

只有当我们愿意明白,能够揭示并确立“真理”的唯一圣经方法论是“历史主义”时,这些真理才会被认识.真正的方法论不是过去论、未来论、时代论、觉醒主义、语法或历史方面的专长,也不是众多撒但伪造品的任何变体.人们常引用一句话,归于一位名叫Jean-Jacques Rousseau的十七世纪哲学家,虽然有许多表述方式,但其思想要旨是:“错误有许多根源,而真理只有一个.”“真理”就是Alpha and Omega,祂如同从干地生出的根.

圣经也是如此,它乃是祂恩典丰富的宝库.其真理的荣耀,高及诸天、包罗永恒,却未被识透.对绝大多数人类来说,基督自己“像从干地长出的一根”,他们在祂里面看不见“有何美丽,使他们渴慕祂”.以赛亚书 53:2.当耶稣在人间时,祂乃是神在人性中的启示,文士和法利赛人却对祂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有鬼附着.”约翰福音 8:48.连祂的门徒也因心中的自私而眼目昏蔽,以致迟迟不能明白那位来向他们显明父爱者.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众人中仍独自行走.唯有在天上,祂才被完全理解.«登山宝训»,25.

我们当前所分享的这些真理,必须在这样的语境中被认识:真理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是渐进展开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对真理的理解必须置于“阿尔法与俄梅伽”的语境之中,也就是耶稣将事物的终局与其起始看作一体的语境.

第四个教会是推雅推喇,它代表着教皇制度作为圣经预言中第五个国度统治的时期,那也是在旷野的教会被掳的时期.属灵的以色列被属灵的巴比伦掳去的一千二百六十年,是以字面上的以色列在字面上的巴比伦被掳七十年为预表.

“今天,上帝的教会得以自由地继续推进,直至完成那为拯救丧失人类而设立的神圣计划.许多世纪以来,上帝子民的自由受到限制.纯正的福音宣讲被禁止,凡敢于违背人的命令者都受到最严厉的惩罚.结果,主那广大的道德葡萄园几乎完全无人耕作.人们被剥夺了上帝话语的光照.错误与迷信的黑暗威胁要把对真宗教的认识完全抹去.在这漫长而无情的逼迫时期,地上的上帝教会确实如同以色列民在被掳时期被囚于巴比伦一样,处于被掳之中.”
“先知与君王»,714.

在巴比伦被掳的七十年由推雅推喇教会所代表.推雅推喇教会是由原因所产生的结果,而该原因由别迦摩所代表.别迦摩由君士坦丁所象征,这位皇帝把偶像崇拜与基督教混合在一起.他偶像崇拜的象征是太阳崇拜.关于古代以色列被掳(推雅推喇的七十年)的圣经原因,是他们的君王与周围拜偶像的列国建立关系并结盟,公然违背了神的话.神一再警告以色列不要与周围的异教民族混杂.十诫——正是古代以色列受托保管之物——明令禁止敬拜偶像.当主在何烈山的洞中从摩西面前经过、启示祂的品格时,祂两次提到了我们所指的这个警告.

他又说:看哪,我立约;我要在你众民面前行奇事,是在全地、在任何邦国都未曾行过的;你所处的众民都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为我要与你所行的是可畏的事.你要谨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看哪,我要从你面前赶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你要谨慎,免得与你所要去之地的居民立约,恐怕这在你们中间成为网罗.但你们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華的名是“忌邪者”,他是忌邪的神.免得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他们随从他们的神行淫,向他们的神献祭,有人招你,你就吃他的祭物;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他们的女儿随从自己的神行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淫.出埃及记34:10-16.

单在这段经文中,上帝就两次警告古代以色列;并且还有许多其他圣经的见证,说明上帝曾命令古代以色列不可与周围拜偶像的列国立约.那些妥协始于古代以色列对上帝和祂的神权统治的拒绝.当他们要求立王时,上帝就允许他们有王;从那时起,多数君王——并且可以肯定,北方十个支派的每一位君王——都无视那条命令.那条要求以色列与周围拜偶像的列国分别、成为独特之民的原则被弃绝了,而这种弃绝在后来由君士坦丁所象征的妥协中得以体现.别迦摩和君士坦丁代表了以色列诸王的叛逆,他们把偶像崇拜带进了上帝的教会.从扫罗王开始的背道,预表了基督教会的背道,这背道导致在属灵的巴比伦中被掳.从扫罗王起直到被掳巴比伦的这段神圣历史,由别迦摩教会所象征;随后的七十年被掳则由推雅推喇教会所代表.

以弗所代表前去征服应许之地的教会.以弗所代表摩西的时代,以及以色列人从埃及奴役中的解救.

“圣经已经为这末后的世代把其珍宝积聚并汇编在一起.旧约历史中所有重大事件和庄严事变,已经并且正在这些末后的日子里在教会中重演.”

«信息选集»第三卷,第338、339页.

由出埃及的拯救所代表的历史在末时重演.因此,它也在米勒派的历史中重演.这就是怀爱伦姐妹反复引用那段历史来描述米勒派历史的原因.她把1844年的大失望与希伯来人站在红海前、法老的军队从背后逼近时所经历的失望相对应.她也把出埃及的拯救历史与基督的时代相对应,因此,门徒在十字架前的失望,是由红海那场失望所预表的,而那场失望也预表了1844年的大失望.十字架的失望代表了以弗所教会的开端.古代以色列开端的摩西时期,是由以弗所教会所代表的;以弗所教会也预表了基督时代现代以色列的开端.这两段历史都由以弗所教

会所代表.我们在这里所指出的这些真理,多年来已常由 Future for America 公开阐述,所以我这里只是提供一个概述.

在基督的历史中,我们看到新约的约民之开端;当先前之约的选民被越过之时,这些新约的约民正被兴起.基督的历史是古代以色列的终结;而在古代以色列之始、出埃及时的拯救历史中,也有一群先前被拣选的约民被越过,转而兴起新的约民.

在基督的历史中,先前的选民随着公元70年耶路撒冷的毁灭而走到最终的结局.起初,在摩西的时候,先前的选民在四十年间死在旷野,约书亚和迦勒成为新选民的代表,他们注定要把这信息带到应许之地,正如以弗所教会时期的使徒把福音传到全世界.

古代以色列的开端与终结,以及现代以色列的开端,皆表明从先前的选民过渡到新的选民.凭两三位见证人的见证,事情就可以成立;而这三重见证中的每一重都表明神与先前选民的离约,这些见证都带有阿尔法和俄梅伽、那位从起初指明结局者的印记.当神与那十四万四千人立约时,昔日的选民将被越过.神不是混乱的神;他永不改变,他的话永不落空.

出埃及的拯救,以及神借着约书亚所成就的得胜,由以弗所教会所代表;但以弗所注定要失去起初的爱心.当约书亚安息后,又兴起了新一代,这标志着士每拿教会所代表的时期.约书亚清除应许之地的奇妙工作从未完全成就,因为百姓自满,离弃了交托给约书亚的工作.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那段时期一直持续到以色列弃绝神,撒母耳膏立扫罗为王,从而开启了别迦摩教会的时期.

这信息在第二、第三世纪临到小亚细亚的士每拿教会,并同样临到整个基督教会.那时,异教正为争夺世界的主导地位进行最后的抗争.基督教以惊人的速度传播,直到为全世界所知.有些人因内心的归信而接受基督的信仰,另一些人则因为强有力的论证而信服,还有一些人看见异教的事业日渐衰微,出于策略站到那看似必将得胜的一边.这些情况削弱了教会的属灵性.曾是使徒时代教会特征的预言之灵,渐渐失落.这个恩赐使所托付的教会进入信仰的合一.当不再有真先知时,错误的教训便迅速蔓延;希腊的哲学导致对圣经的错误解释,而基督屡次所责备的古代法利赛人的自义,又在教会中间出现了.在君士坦丁统治之前的两个世纪里,为那些在其后两个世纪中得到充分发展的弊端奠定了基础.在此期间,殉道在罗马帝国的许多地区变得盛行.这看似奇怪,但事实确是如此.这是当时基督徒与异教徒之间关系的结果.

在罗马世界,各民族的宗教都受到尊重,但基督徒并不是一个民族,他们不过是一个被鄙视的民族中的宗派.因此,当他们坚持谴责各阶层人的宗教、举行秘密聚会,并与至亲密友的风俗与习惯彻底隔绝时,他们便成了异教当局怀疑、并且常常迫害的对象.往往在统治者心中并无对立之意时,他们也会把迫害引到自己身上.为说明这种情形,历史记载了迦太基主教居普良被处决的详情.宣读他的判决时,在场聆听的众多基督徒爆发出一片呼声:“我们要与他同死.”

许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在面对死亡时所表现的精神,甚至他们不必要地激起政府敌意的举动,很可能与公元303年皇帝戴克里先及其副手加莱里乌斯颁布的迫害敕令有很大关系.该敕令的精神是普遍性的,并在此后十年间以不同程度的严厉性加以执行.史蒂文·哈斯科尔,《帕特摩斯先知的故事》,第50、51页.

尽管士每拿是主没有责备的两间教会之一,历史却见证,在那段时期殉道的人当中,有些人的动机出于人的冲动,而非出于神的感动.«士师记»开篇提到约书亚之死,书中有一节经文重复出现两次,用以概括士师时期的历史.那节经文第二次被引用,就是全书的最后一节.本书第一节标志着约书亚时代的终结,最后一节则对这段历史作了总结.

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華,说:“谁要为我们先上去攻打迦南人,与他们争战?”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士师记 1:1;17:16;21:25.

正如在士每拿的历史中,“自我”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主要主题.因为他们没有王,便决定随己意而行.哈斯克爾在士每拿的历史中指出,缺乏引导,这一点表现为没有活跃的预言之灵.在这两段历史中,缺乏引导使人们基于自身动机作出决定成为可能.以弗所代表从埃及得拯救.«士师记»所记载的历史由士每拿教会所代表.从扫罗王直到巴比伦被掳的时期由别迦摩教会所代表,而在巴比伦的被掳时期由推雅推喇教会所代表.

与先驱者所识别的现象相一致,教会、印与号筒中存在一个“四与三”的划分;古代以色列历史中的前四个教会,以在埃及为奴为始,以巴比伦之囚为终,因为阿尔法与欧米伽总是把结局与起初相联系.现代以色列历史中的前四个教会,则以犹太人受罗马权柄辖制为始,而这四个教会以属灵的犹太人受属灵的罗马辖制长达一千二百六十年而告终.

接在推雅推喇之后的是撒狄;当他们从推雅推喇所预表的巴比伦被掳中出来时,撒狄便开始了.撒狄是那“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教会.他们自称活着却是谎言.有趣的是,在七个教会当中,唯独“撒狄”一词没有定义.人们根据历史与经文的语境为“撒狄”赋予了定义,但从词源学上看,这个名字并无定义.它有其名,却无其义.

但第二圣殿在辉煌上不及第一座;也没有那些属于第一圣殿、表明神同在的可见记号使它成圣.它的奉献并无超自然能力的彰显为记.没有荣耀的云彩充满这新建的圣所.也没有从天而降的火焰来烧尽坛上的祭物.耶和華的荣光不再住在至圣所基路伯的中间;其中也找不到约柜、施恩座和见证的法版.也没有从天上传来的声音将耶和華的旨意指示给求问的祭司.«大争战»,24.

巴比伦之囚之后,他们重建了耶路撒冷和圣殿.于是他们又有了名,因为神曾应许要把祂的名安置在耶路撒冷.然而,祂的名代表祂的品格,而祂亲自同在的缺失表明,他们虽然有代表生命的名,实际上却不再有产生生命的同在.他们真正所拥有的,不过是口头的宣称和外在的伪装.

撒狄中的最后一个声音应许,将有一位以利亚在主那伟大而可畏的日子之前来到.对于古代以色列,耶路撒冷的毁灭就是主那伟大而可畏的日子.因此,怀特姐妹把公元70年耶路撒冷的毁灭视为主那伟大而可畏之日的的一个例证,而这日子被描绘为末后的七灾.非拉铁非教会始于施洗约翰在旷野呼喊的声音,因此预表了威廉·米勒的声音.施洗约翰和威廉·米勒的声音,是向那些自以为一切都好的百姓宣讲老底嘉的信息,而事实上却一切都错了.施洗约翰和威廉·米勒都把斧子放在树根上.给撒狄的信息是:“在撒狄,确有几位没有污秽自己衣服的人;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的.”施洗约翰和威廉·米勒代表那些从撒狄所代表的时期出来、配得与基督同行的人.

“成千上万的人被引导去接受威廉·米勒所宣讲的真理;又有上帝的仆人被兴起,带着以利亚的灵与能力来宣告这信息.像耶稣的先驱约翰一样,那些传扬这庄严信息的人,感到必须

把斧子放在树根上,并呼吁人们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他们的见证足以唤醒并有力地震动各教会,显明其真实品格.当那要逃避将来忿怒的严肃警告被发出的时候,许多隶属于各教会的人领受了这医治的信息;他们看见自己的背道,便带着痛悔的眼泪和灵魂深处的深切痛楚,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当上帝的灵临到他们身上时,他们也同声发出呼声:‘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为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早期著作》,第233页.

《启示录》中的七个教会代表使徒的历史,直到基督的再临;这七个教会也代表古代以色列自先知摩西起,直到基督初临的历史.

以色列人的试炼,以及他们在基督第一次降临前夕的态度,说明了上帝子民在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所经历的处境.

撒但的网罗确实为我们设下,正如他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前夕为他们所设的一样.我们正在重演那百姓的历史.

他们的历史应当成为我们严肃的警戒.我们决不可指望,当主为祂的子民赐下亮光时,撒但会袖手旁观,不去阻止他们接受.务要谨慎,别因上帝所赐的亮光不是以我们所喜欢的方式临到,就将它拒之门外……若有人自己看不见、也不接受这亮光,就不要拦阻别人.

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证:我已将生与死、福与祸摆在你面前;所以你要选择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可以存活;好叫你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声音,紧紧依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并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这样你就可以住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要赐给他们的那地.

这首歌不是历史性的,而是预言性的.它既回顾了上帝过去对他的子民奇妙的作为,也预示了未来的重大事件——当基督第二次以权能和荣耀降临时,忠信者的最终胜利.

使徒保罗明言,以色列人在他们旅途中的经历已经被记录下来,是为使生活在现今这个世界时代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末世已经临到的人.我们不认为我们所处的危险比希伯来人少,反而更大.——《健康生活》,280、281.

出埃及的拯救由以弗所教会所代表,而在那段历史中,以弗所教会的象征是约书亚.在神从埃及带出来的那些人连续十次考验都失败之后,主便把与悖逆者所立的约撤回,赐给约书亚和迦勒.

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怎样在我耳中说,我就怎样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中间凡被数点的,按你们的全数,从二十岁以上、向我发怨言的,你们断不得进入我起誓要使你们居住之地;惟有耶孚尼的儿子迦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进去.民数记14:28-30.

怀特姐妹指出,约书亚和迦勒代表那些“末世已经临到的人”,他们“用祭物与神立约”.

这段历史之所以被记录下来,是为要警戒我们这些临到世界末了的人.今天,神的子民何等多次重演以色列人的经历!他们多少次发怨言、抱怨!主吩咐他们前行的时候,他们又多少次退缩!神的事业因缺少像迦勒和约书亚那样忠诚、信心不移的人而受损.神呼召那些愿将自己献给他、受他的灵充满的人.基督和人类的事业需要成圣、甘心自我牺牲的人;他们愿意到营外去,担当羞辱.愿他们成为刚强、勇敢、堪当高尚事业的人,并愿他们借着牺牲与神立约.评论与先驱,1902年5月20日.

那被更新的约,正如与约书亚和迦勒所更新之约所表明的,是与十四万四千人以及那大群人所立的约.它是在原先蒙约的选民被神弃绝,并被判定要死在旷野之后才得以更新的.与十四万四千人所立的约,正是在先前的选民被弃绝的同一段历史中成就的.

“以弗所”的意思是“可慕的”,而约书亚和初期教会所成就的工作都是“可慕的”.当约书亚带领神的子民进入应许之地时,他出去征战得胜.第一印与以弗所教会相对应,并以一匹出去征战得胜的白马来代表.这在约书亚和使徒教会身上都是真实的.第一印在古代与现代的以色列中都与以弗所教会相平行.

士每拿这个名称源自“没药”,一种用于殓葬死者的香油.第二印以一匹红马为代表,赐给它“一把大刀”和“从地上夺去太平的权柄”,这意味着那段历史中人要“彼此相杀”.第二印与士每拿教会并行,象征神的仇敌所得到的权柄,使他们能够胜过并杀害神的子民.这在使徒教会之后的时期以及士师时期的历史中都得到了应验.在这两段历史中,神容许神子民以外的势力把战争和死亡临到他的子民身上.在使徒教会中,那场争战的动机是对基督信仰的拒绝,而在先前的以弗所时期,这信仰把福音带到世界,显得不可战胜.士师时期神子民仇敌的动机则基于先前的以弗所时期:在那一时期,神将他的能力显明在埃及以及随后借着约书亚所征服的各国身上.第二印在古代与现代以色列中都与士每拿教会并行.

Pergamos 的意思是“设防的城堡”,因此代表君王的城堡.第三印与 Pergamos 相平行,代表这样一段历史:世上的君王执行人的审判,以此对抗上帝的审判.因此,那由称量“小麦”“大麦”“油”“酒”的“两个”天平所代表的衡量(即审判),指向王权的人间权柄;而与上帝的审判相比,这种权柄总是有缺陷的.要记住,公正的衡量或公正的称重并不需要两副天平.两副天平代表不公正的审判.

“‘大麦’象征逾越节期间‘初熟的果子’的供物;‘小麦’象征五旬节所献的‘两个摇祭饼’.‘油’象征圣灵,‘酒’象征教义.古代以色列中的别迦摩时期,是以色列那些妥协的君王的时期;他们使由逾越节至五旬节的节期所代表的上帝敬拜制度遭到审判.上帝话语的真理由‘酒’和‘油’所代表.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以色列,别迦摩教会的时期,都是撒但企图去成就他在士每拿所代表的流血历史中未能做到之事的时期.在别迦摩时期,撒但试图通过妥协来毁灭上帝的子民和上帝的真理,而不是像士每拿所代表的那样借着流血.古代以色列诸王的妥协,预表了现代以色列中君士坦丁的妥协.”

推雅推喇意为“痛悔之祭”,并指向上帝赐给那些因祂的名而被杀之子民的殉道精神.所谓“痛悔之祭”代表在严酷环境中事奉基督的意愿,这在七十年被掳期间的但以理、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身上有所体现;也代表瓦勒度派、胡格诺派及其他人在那一千二百六十年的历史中被教皇权威折磨、监禁、诽谤并杀害时所作出的牺牲.第四印与推雅推喇教会并行,代表古巴比伦对古以色列的迫害,以及现代巴比伦对现代以色列的迫害.两次被掳的历史都先以对真理的离弃为前提,而这是以色列诸王与君士坦丁皇帝所造成的;两者都为推雅推喇所代表的时期铺平了道路.

撒狄自称有名,却名不副实;这种自称是谎言.舍吉拿的同在从未显现在第二圣殿中.基督的同在从未在撒狄的历史中显现.黑暗时代的改革本质上是一系列进一退二的过程.撒狄的历史在新教改革中本应完成的工作从未最终完成.

费城意为“兄弟之爱”,若不先爱上帝,便不可能爱你的兄弟.

若有人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他就是说谎的；因为他所看见的弟兄尚且不爱，怎能爱那未曾看见的神呢？我们从他得了这条命令：爱神的，也要爱弟兄。约翰一书 4:20-21。

非拉铁非代表爱上帝的教会，因此没有任何定罪或责备临到非拉铁非。

你要写信给非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的、那真实的，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敞开了——一扇门，是没有人能关的；因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那撒但一会的——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乃是说谎话的——我必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并使他们知道是我爱了你。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也必保守你，免去那将要临到全世界、要试炼住在地上的人的试炼时辰。看哪，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我神城的名（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都写在他上面；我又要将我的新名写在他上面。启示录 3:7-12。

非拉铁非被赐予“大卫的钥匙”；而在古代以色列的非拉铁非历史中，赐给他们的是大卫的子孙，他在诸多含义中代表着阿尔法与俄梅伽、首先的也是末后的预言原则。那把钥匙代表“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古代以色列末期、由非拉铁非教会所代表的时期，圣经预言的作者本人就是那把钥匙。在米勒派历史中、由非拉铁非教会所代表的时期，这把钥匙被赐给了威廉·米勒。在那两段历史中，基督面对的是那些自以为是亚伯拉罕子孙的犹太人，但他们并不是；米勒则面对那些自以为是属灵犹太人的新教徒，但他们并不是。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启示录 3:13。

老底嘉意为“被审判的子民”，而老底嘉人——基督时代的犹太人——在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时最终受审。背道的新教之最终审判发生在星期日法令危机之时，但他们在1844年春天拒绝第一位天使的信息时便遭遇了审判，并被上帝宣告为巴比伦的女儿。那些堕落的新教徒，预表查案审判末期的老底嘉式复临教会。

到现在为止，我们基本上回顾了几种不同的方式，说明如何将《启示录》中的七个教会正确地理解为预言性的象征，并随后作出相应的预言性应用。但它们必须在“由最高权威赐给我们”的预言规则之内被理解和应用。

致七个教会的信息，是约翰记录这些信息时赐给当时仍存在的那七个教会的。致七个教会的的信息，为历代所有教会提供教导和警戒。致七个教会的的信息，也为历代每一位基督徒提供教导和警戒。七个教会代表了基督教从使徒时代直到世界的终结的历史。七个教会代表了古以色列从摩西时代直到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的历史。通过辨别前四个教会与后三个教会的区别，可以对这七个教会加以识别与应用。

在我们所辨识的六种不同的预言性应用中，这些相同的应用也体现在七印中。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探讨这些事实。